

总是想得太多

庆典

◆戴蓉

和友人一起去听大学校友会庆典音乐会。Echo 混声合唱团，听二十出头的孩子浅吟低唱，是最适合坐在众人之中发个呆的。有人朗诵校园诗人甘伟的《黄梅雨季》，我的思绪飞出很远。念念不忘，这个人群里飘荡的，果然是自由而无用的灵魂。当年学校朗诵队有一位妙女子，常年梳简单的低髻，一袭黑裙，我的审美观就是那样被定了型。一旦她开口诵读手中油印的诗篇，我心里就像有涟漪徐徐荡开。当晚交响乐团的女指挥很是悦目，个子高得几乎有点驼背，低髻黑衣黑裤，平跟漆皮鞋，全身唯有雪白领口与指挥棒是亮色。工作永远比表演有更高的姿态，一个令人信服的人，无须用性别优势来吸引人。

中年女子在台上轻声朗读：“站一个制高点看上海，上海的弄堂是壮观的景象。它是这城市背景一样的东西。街道和楼房凸现在它之上，是一些点和线，而它则是中国画中称为皴法的那类笔触，是将

空白填满的。当天黑下来，灯亮起来的时分，这些点和线都是有光的，在那光后面，大片大片的暗，便是上海的弄堂了……如今，什么都好像旧了似的，一点一点露出了真迹。晨曦一点一点亮起，灯光一点一点熄灭。”朋友诧异地问这是谁，等我告诉她，她又恍然：“是该这样的，作家就是应该在这种场合拘谨的。”的确，惯于书面表达的人，时时侃侃而谈是难以想象的。写作者是手艺人也是思想者，这两类人的气质都更偏向严谨静默。

从音乐厅出来，和朋友一家去吃饭。在金色的灯影里，旧时岁月忽忽从酒杯涌上心头。这样其乐融融的时光，需要走过多少迂回颠簸的路才能抵达，想想难免心生感慨。小朋友已经开始秀才艺挑剔大人了，我们怎会不老？突然甘于被时间驯服，它无情流走的，在某些时刻，终于通过别的形式补偿了回来。鲁莽和倔强，不安和欠缺，都有被安抚的时候。

本埠生活录

男人吃东西

◆石磊

之一，于湿漉漉的黄昏，去吃仲夏夜的饭，很奇怪的饭局子，三四枚妇人，与一枚男艺术家，具体来说，是一枚设计马赛克碎瓷的设计家，学历经历——灿烂辉煌，人家从翡冷翠来，匆匆过埠仅仅一晚，百忙之中，分神跟诸位太太吃个小饭，那是何等荣幸的事情。

于是就，抱着拜见大熊猫的严肃心情，奔去吃饭。

中年男艺术家，是欢蹦乱跳着，蹦进包房来的，一双尖削削的尖头皮鞋，匕首一样耀眼。通俗寒暄之后，浮上心头的，是当年毕加索，看见米罗那些天真稚拙的画作时，皱紧眉头随口的感叹，哦，米罗，米罗，你都把这把年纪了。

主人家太太十分客气，盛情布了满满一桌菜，艺术家坐下，顷刻七情上面，毫不犹豫甩开筷子，埋头吃得相当欢愉。静观艺术家的勇猛痛吃，心里有点小急，不知他，平日里于地球上奔走，三餐可有吃饱吃好？那么大来历的艺术家，身价震天的，

吃得如此辛苦，可真伤天害理。

跟着上来了主菜，一尾美极的大鱼，做成豆酥的，漂亮堂皇，真真体面。偏不巧，主人家太太接了紧急手机，速迈两步，小跑到包房外面去接听。饭桌边的诸位，言笑晏晏话题当然不枯竭。艺术家一边快速回答太太们的大小问题，一边旁若无人开始拆大鱼，转眼拆尽一面，半条鱼独吞下肚，露出白森森的大骨横在盘子里。可恨主人家太太依然捧着手机，没有回归饭桌子。我心软，看不得如此惨淡局面，动手，将大鱼翻个面，颤颤巍巍，翻过来，再铺上若干豆酥，掩饰成一条未曾动过筷子的整鱼形象。然而，人间事，诸般的妙，总是妙在不可预测和不可理喻。人家艺术家看见如此完美一面再现，举起筷子，再接再厉，继续干下去。这剩下的半条大鱼，一忽忽，亦落进了艺术家肚子里。庞大的鱼骨，陈尸盘中，

比千言万语还痛彻心肺。等到主人家太太回来，桌子底下悄悄拧伊一把，darling，怪你自己哦。主人家太太除了瞪目，亦只有闭目了。

之二，日剧《孤独的美食家》出第四季，井之头五郎重归江湖，我已经翘首很久了，看这个瘦竹竿的男人继续在日本各地散漫飘零殚精竭虑地寻吃家常饭。从渺若薄云的鲜奶水果三明治，吃到雷声隆隆的烈火烤大肠，那些寻常巷陌里深藏不露的美食，倒还罢了，最钻心，是五郎兄吃到极致美食时，不动声色地一蹙眉一闭目，一幅不由自主的高潮奔涌，公然加自然，实在摧毁观众的贫薄意志。另外，我唯一的不满，可以控诉一下吗？是一季 12 集，五郎兄一套灰色西装一路穿到底，领带都不换一根，真真省俭得不像话，比费玉清还过有余，这也太万恶了。

让思想拐个弯

赤塔一周

◆顾土

我保存着一部 1954 年时代出版社出版的《普希金文集》，这是我母亲的遗物。在我读小学时就喜欢背诵里面的诗歌，由戈宝权翻译，其中《致西伯利亚的囚徒》是名作，在注中这样说道：普希金与十二月党人往还甚密，他在 1826 年底或 1827 年初写成这首诗，托十二月党人尼吉泰·摩拉维约夫的妻子带到了西伯利亚的赤塔。后来，放逐在当地的十二月党诗人奥多耶夫斯基为此和了一首《充满预感的激昂琴声》，也闻名一时。

不久前，我终于到了赤塔，这里现在是后贝加尔边疆区的首府。虽说赤塔的机场很小也很旧，但就在这小小的候机室，举目一望，处处是雕塑，脚下则是多彩的艺术砖。赤塔有个十二月党人广场，还有十二月党人博物馆，可惜，我们的行程里没有这一项，当我提出后，接待我们的大学生志愿者很感动，说没料到中国人对十二月党人也这么熟悉。在博物馆门口，一位住在附近的小伙子见到我们几个中国人，热情地扑了上来，又是握手，又是拥抱，嘴里不停地道：谢谢你们能来参观！其实他和博物馆没什么关系。

赤塔不大，30 多万人口，在街头，我们发现有许多貌似中国人的男女，一问才知道是布里亚特族，蒙古人的一支。赤塔距离中国的海拉尔只有一小时的航程，很近，会一两句中文的人比比皆是，你好、谢谢，不绝于耳，原来他们经常跑到满洲里买买东西。

夏季的赤塔，白天炎热，夜间凉爽，但太阳直到午夜才落山，没过几个小时又出来了，所以，夜生活丰富。我们在赤塔的那几天正举办上海合作组织国家大学生艺术节，每晚的列宁广场都有狂欢，9 点开始，载歌载舞到下半夜，人群散去后，地上依然干干净净。尽管赤塔的道路显得陈旧，多数居民楼外观也算不上好看，可清洁整齐。有一次，见到一位看似轻浮的青年面对塞得满满的垃圾桶，还是非要将一个饮料瓶死活塞进去，我们都感慨不已。

赤塔青山环抱，草场辽阔，河水清澈见底，空气格外清新。别看多数居民不那么富裕，但除了在城里住着一套小户型外，他们在乡下还拥有一座圆木搭建的农舍，屋前屋后是院子。赤塔鼓励生育，每个孩子从出生起就可以得到 30 多万卢布的

诗歌口香糖

无题(361) ◆严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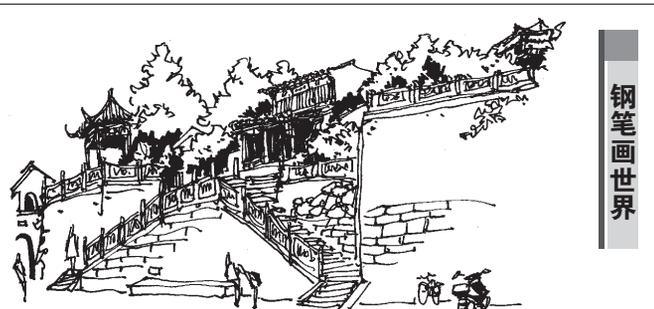
我们谈啊谈  
谈不出结果也坐在那里  
精细地梳着每一个造句  
结果就是  
把造句都梳成了彼此的头发

某个人的眼神  
相隔了三十年之后  
又被我怀念了一次  
那种饱含湿度的信任  
再次打动了  
我想做点什么的手心

我庆幸抓住了痛苦中的一丝微笑  
如果那丝微笑不足以  
成为一行墓志铭  
也该是块会微笑的墓碑

补助，一直延续 6 年，假如因孩子多而房子不够住，还可以在郊外得到一片地，自己不妨在上面盖房子。

赤塔有一片白桦林，里面有一孔泉眼，冒出的是带碳酸的气泡水，旁边有一个烤肉摊，220 卢布一串。离开赤塔多日，我们至今还在怀念那里的天然泉水，外焦里嫩的喷香肉串，吃起来口感绝佳的西红柿、彩椒和黄瓜。



钢笔画世界

镇江西津渡 杨秉辉 画 \ 文

镇江西津渡  
秉辉 2014.8.14

江苏镇江，地当江南大运河汇入长江之处，自唐代以来为南北水运要冲，至铁路兴建、海运兴起，方始式微。云台山麓之西津渡为古渡口，至今遗有待渡亭、救生会、小山楼诸胜迹。唐代诗人张祜有小山楼诗曰：“金陵津渡小山楼，一宿行人自可愁。潮落夜江斜月里，两三星火是瓜洲”，道尽旅人愁肠。近年为发展旅游事业，多加修葺，有“江南第一渡口”之称。

西南的琐事坐语

怀念卡朋特

◆洁尘

读村上春树的《碎片》。这本书是村上 1982 至 1986 年的杂志专栏集结，是很喜欢的村上式的东拉西扯嘟嘟囔囔的短文，读起来特别舒服。村上冷幽默总是在他这类短文中显现出来。说来真是厉害，这个写作狂人，每天按计划写小说不说，还要接下各种专栏的活路，之后集结出版，所以，他的随笔散文集并不比小说少。大多数写作者都不太可能长篇小说和专栏齐头并进地进行，长篇小说本来就是

间；因个人趣味的原由，村上一向对“高大、正确、光荣”的东西敬而远之，所以他对卡朋特兄妹组合并无太多的兴趣，当然因其有一种邻家的亲切气质，他肯定也不会讨厌他们，但村上的评价有点刻薄有点淘气，说他们的歌声“人畜无害”。这个评价，在我看来还是太低了。而且村上认为卡伦的嗓音太甜，这个我也不太同意。我在十多年前写过一篇文章《铜的歌者》，谈卡伦的歌声给我的感觉，我认为她有着“单纯的苍凉”，“她很像铜；当她的第一个音符起来的时候，是一身的铜绿，然后，有一条精致的细绒慢慢地轻轻地擦拭着，铜的沉着华贵一点一点地显露出来；奇怪的是，随着擦拭，偏偏一点一点地重了起来，最后，让你托不住，跟着这铜倒下去……”

《碎片》里呈现的是欧美日本所说的 Junk Time (垃圾时代)，但对于我们中国内地中年人来说，上世纪 80 年代是 Golden Time (黄金时代)，在那个时代，还是少女的我遇到了卡朋特这个组合。这种相遇相当于“婴儿印刻期”，一生难以磨灭，至今卡朋特的歌声都常陪伴我。《碎片》里有一篇是写卡伦·卡朋特的。1983 年 2 月 4 日，卡朋特组合的妹妹卡伦，因厌食症造成心脏衰竭猝死家中，享年 32 岁。

卡朋特兄妹组合自从登上美国乐坛之后，很快就如日中天，红极一时。他们是美国青年楷模，价值观正确，歌曲明亮健康，个人生活没有负面因素，因而被美国政府褒奖；时任总统尼克松还邀请卡朋特兄妹到白宫做客。

村上分析卡伦是死于想竭力维护“美国好女孩”的形象这一压力，这一点我很赞同。

卡朋特兄妹组合大约有五百多首歌曲，基本上都是他们自己作词作曲的，核心创作者是哥哥理查德，现场演出他是伴奏和配唱，主唱是卡伦。现在理查德已是 67 岁的老人，完全边缘化了，出现在人们视野里的他只在时不时涌现的关于卡朋特兄妹组合的怀旧中。

村上跟卡朋特兄妹完全是同龄人，年龄介于相差四岁的兄妹之

繁华与寂寞

在香港

◆赵波

第一次看王家卫的重庆大厦，我就喜欢上了这里。

那种特殊的混合交融的气氛，和李嘉欣还有戴墨镜穿雨衣的林青霞都是留在记忆深处的一个符号。

2014 年春天从泰国回到上海，再从上海回常州老家呆了一段时间，就从南京飞到香港，录制杨锦麟先生的夜夜谈节目。第一晚住在电视台订的位于观塘的酒店，条件不错，但我还是更喜欢朋友带我去的乱乱的庙街，旺角，那里的夜市，还有随便一指就是某个电影里的警察局场景，这种感觉更让我有存在感。似乎自己也存在于某部电影里的错觉。

我说过受香港电视剧电影影响颇多，甚至无聊的时候我一天可以连着看十几部刻在一张盘里的所有强奸变态案件的电影集锦，什么屯门割喉色魔，旺角连环杀人案，什么一楼一凤，越是这样的鱼龙混杂才

让我感觉越是具有香港的气氛和气质。只有香港才有那么多丰富和特别的地名，什么元朗，黄大仙，九龙多有性格，让我一听就喜欢。

所以第二天就搬到了尖沙咀油麻地，住进了我喜欢的充满黑人，印度阿三看上去鱼龙混杂盗匪贩毒的重庆大厦。

那一新疆乌鲁木齐发生了暴力事件，所以我在房间里也被早晨大力敲门搜查证件的香港警察吓了一跳。一男一女，态度还是很有礼貌。

夜晚香港的灯光错落有致，把一栋栋楼做成戏剧舞台的背景，窄窄的人潮汹涌的街道上的人便是舞台上的风景。

很难忘某个热门餐厅里，坐在我对面的突然用粤语对着空气说话和开骂的精神异常妇人。很难忘在繁华街头乞讨的人一只金属钢管撑着

一切是流动的，街景，人声，喧哗。盛宴随时都在，可是曲尽人还未离，就能体会到一点心碎的孤独。无人安慰。

谁都不重要，没有人真正在乎你的不安，因为吸引人眼睛的东西太多，人们习惯了过眼即忘。就算你是明星，有狗仔随时热衷拍下你跟某人私会的照片，那也只是把你看做物品，看做商业谈资，把你卖钱，在这个城市，有敏感心灵的人是会失望，也会寂寞的。

和杨锦麟对话的夜夜谈节目录制得很顺利，我喜欢老杨的快人快语思路敏捷。

他是厦门大学走出来的，六七十岁离开凤凰卫视还在自己创业，做自己的很多文化创意产品，他的精神又让我感到很香港，似乎生龙活虎永不服输，从有恨天天读到夜谈，始终都在努力。

都市专栏

